

◇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◇信笔扬尘

◇书心书影

一只汉罐

想起那只陶罐。
陵水，老街，各色店铺，人流不断。小楼密密匝匝落在老街上，琼山会馆也在。一百年前的旧房子，阳光照过，一切都是新的。身着长袍马褂的商贾走远不久，屋内好像还残留着烟火和茶水混杂椰汁的气息。身佩刀枪的几个青年也刚出门，喧哗的人声兀自回响在屋子里。童子军笔记本上有毛笔字，言语见大道：

快乐心常愉快，时露笑容，无论遇何困难，均应处之泰然。
勤俭好学力行，刻苦耐劳，不浪费时间，不妄用金钱。

勇敢义所当为，毅然为之，不为利诱，不为威屈，成败在所不计。
整洁身体、服装、住所、用具须整齐清洁，言语须谨慎，心地须光明。

计字最后一竖径直而下，贯通纸页，长达三寸。可见当时心气勃勃，心潮澎湃。

馆内侧房蹲着一只汉朝水波纹四耳陶罐，高仅尺许，出土于英州军屯坡。去过英州镇，想象陶罐当日打水灌溉，接过又倒出，然后随主人一同埋进地下两千年。人无出土日，物有再见时，如今只静静活在世间。

陶罐阔口、阔肩、鼓腹、平底、短颈，颈部两对陶耳，器身刻水波纹，线条流畅、灵动、自然。画面像古朴灵动上古的河水，又仿佛水潭被河水击起的层层涟漪，波光粼粼，一波又一波。

陶罐为泥质，胎体厚重，器型浑圆饱满，上古岛民衣食住行的曙光闪烁。多少人在历史长河急流中湮没无闻，曾经的曙光乘风破浪一往无前，生生不息。生命始于水，管子认为水是万物本原，诸生宗室。水性善，老子说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不争是大境界，我偶尔还有争辩心、求胜心、得失心，性情尚需磨砺，好生修行啊。

过鹦哥岭

山似鹦哥嘴，故名鹦哥岭。鹦哥学舌，人云亦云，如此也好，有好学之心就好，那是生机。近年好学之心淡了，好吃懒做心倒是浓了。

乡俗鄙薄好吃懒做的人，祖母容不得儿女贪睡懒散，一脸凶狠怒骂好吃懒做。

《红楼梦》中葫芦庙失火，殃及甄士隐家烧得一千二净。年景不好，只得变卖家产，投奔岳父。甄士隐不惯生理稼穡等事，勉强支持一两年，越觉穷了下去。岳父每见面时，说些现成话，人前人后怨他们不善过活，一味好吃懒做等语。投人不着，甄士隐心中未免悔恨，再兼上年惊唬，急忿怨痛，已有积伤，暮年之人，贫病交攻，渐渐露出下世的光景来。也是一叹。

鹦哥岭也是热带雨林，也正好在生机上，生机勃勃，生意满满，更有无限欣欣，其中藏着神秘。站在台阶高处，四处张望，看看远处，空山无人，看看来路，空山无人。真是空山吗？空山不空，满满是草是树是藤是蔓。

上得高了，天气大热，索性脱去衣服，袒腹而行。与自然隔膜太久，有半袒袒腹也好。他人见我袒腹，也纷纷脱去衣服，几个人结伴袒腹同游。山色未必佳美，心情毕竟自在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自在就好。

时令已深秋，虽处南国，那些茅草也不禁生了秋意，茎叶枯萎成苍黄色。四季常青地，几度秋凉来。四季是天道，或隐或显，从不缺席。庄子说，春天阳气勃发百草生长，秋天百果成熟，皆自然运行之理。

人力无限，心力无边，也到重天道的年纪了。越来越相信天道无私，相信天道轮回。《易经》言语凿凿作铮铮金石音：“天道下济而光明，地道卑而上行。天道亨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，君子之终也。”《易经》还说，谦，亨，君子有终。人生所求不过死于安乐，生于忧患，不足为患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奖之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。

三个铁皮屋

王国华

其一，单位门口曾有一报刊亭。倚报售报，可谓地利；其时网络尚未普及，报纸信息仍堪用，可谓天时。吾于此前购文化类报刊若干，竟不记得摊主是男是女，芳龄几何，可见最容易被忽略的是人。随纸媒衰退大趋势，报刊亭渐以啤酒饮料矿泉水、花生瓜子八宝粥为主，便更少光顾。忽一日，下夜班，闻烤蚝香味。人行道上，整齐的一排芒果树下，灯光微弱，小桌五六张。夜游人端坐桌前，啤酒、烤蚝，在暑热将散的夜风中。小酌。售卖者三人，均二十多岁，黄毛，在炉具、餐具、餐料、啤酒箱、桌凳之间忙碌。烤蚝六元一个。曾在深圳湾畔大铲岛附近见海水浑黄一片，有人告知那是渔民非法养蚝之处，未知真假。若节省费用，原料有可能来自这里。故食安堪忧。作为食客，只要吃不出立竿见影的症状，常常便宜行事。且不想它。我吃过几次，很香。几位创业青年靠售卖小吃赚钱，虽无太大技术含量，却有辛勤谋生之心，也值得敬佩。

数月后的某日上午，见一气势磅礴挖掘机停在门口，长臂对准报刊亭。夜晚之黄毛正在里面往外搬灶台和啤酒箱。一穿制服者拿出一张纸，对他念了一遍，问，我们已尽告知义务，听明白

了吧？黄毛店主唯唯诺诺，眼神哀戚。随后，挖掘机长臂一摆，报刊亭倒塌。我太忙了，走进报社大门，没再回头看黄毛的表情。不敢看。

其二，从流塘路左拐至锦花路，前行二十米，乃一小区入口，门口有一不起眼的铁皮屋，经营街头小吃，或麻辣烫，或凉皮，或热干面。店主乃一对夫妻，或男在，或女在，极少同时出场。初到深圳漂泊，一人独居，该屋成我周末糊口地。十块八块的生意，店主做得认真，对微辣、中辣、辣辣区分极准确，不似有些店铺乱来。吾欲食有依赖性（嗜性），认准一个，长时间固守，换一种便如失恋、心痛。该店之热干面为热恋内容之一。人少时坐在门口的一条矮凳上，看夕阳西沉，自己缩为都市里一个不起眼的小黑点，坚持着没有渗入地下。某日凌晨下班，腹饿难耐。路过铁皮屋时，老板居然还在。点一份热干面，狠吞虎咽下去，那个美好啊，堪比朱元璋的珍珠翡翠白玉汤。拍照留念，发朋友圈。有人回复，“感觉像刚干完一票大的，开始吃庆功饭。”细瞧，背景墙上有一血红字迹：拆。字外划了一个大大的圈。书写时颜料从墙上一条一条淌下，触目惊心。



筑爱花间
孔祥秋
摄

◇小说世情

暮春二则

陈向东

父亲的书柜

父亲今年87岁了。
父亲自1978年始，在大学生校园里给本科生讲授“新月派”“鸳鸯蝴蝶派”。

那是一个青春飞扬的年代。
那也是父亲一生最火光的时光。听他的学生说，每当讲到那些“派”的代表人物时，听众总是从课堂内挤到走廊上。

那时的学生真好玩。总想着去草儿常青的康桥说声再会呀，总想着三月的小雨，在布满青苔的小巷里，漫步。当然，要有丁香姑娘。

周日，回父母家。

站在父亲的书柜前，见有本陈登科、肖马的《破壁记》。一看，40年前，我在桐城后乐园宾馆旁新华书店买的。125元。扉页上有我的签名，有时间，有地点。

往事如潮。文庙，紫来桥，龙眼山，冬夜里晚自习后校园里罗岭馄饨挑子上诱人的马灯在闪烁。天上有寒星在眨眼睛。

“爸，这《破壁记》还是我的呀。”

“什么你的，”父亲急慌慌从厨房跑出来，一把抢过我手中的书，一脸不悦，“我买的，怎么会是你的？”

“你看看我的签名呗。一大把年纪，还是那么粗暴。”

父亲有点不好意思笑了。无语，悻悻地回厨房了。

我还在书柜前东翻翻，西看看。

不一会儿，父亲又跑过来了。“前不久，你大表姐来玩。她搬了新房子，想把这些书搬过去，在客厅里装门面。”大表姐初中没毕业。

“你怎么跟她说呀？”

“我是没好气，跟她说，我还活着呗。”厨房里的红烧鱼焦了。

父亲老了。
父亲是让我别拿他的书。这是他最后的寄托。是他另一个遥远的家。其实，他已经好多年不看这些书了。眼睛，颈椎都不行了。

那大一会儿，父亲又跑到我旁边。表情有点古怪，像是撒娇，又像在讨好我。情我的学生说，每当讲到那些“派”的代表人物时，听众总是从课堂内挤到走廊上。

“这些书以后就留给你吧。”

我的父亲真的老了。我也在慢慢地变老。

以后，我要这些书干吗呢？装门面？于父亲，书在，他的那个家还在。于我们，父亲在，家在。

出门的时候，那本《破壁记》我没拿。走出校园，春阳和煦。街上人海茫茫。

听查处讲故事

坐在五巷口的那个老男人姓查。他的老家在怀宁那个著名的有诗意的乡村，查湾。他有个叫海子的堂弟，长眠于斯。

查处初中毕业后先是下放农村，回城后进建筑业。辗转进机关后先干保卫，后转行搞行政。一晃，40年过去了。机关里机关多。查处真，耿。做科长的事，操处长的心，说处长该说的话。久之，大家就喊他查（cha，读第二声）处。查处不恼，欣然。处长也不恼，哈哈一笑。

这几年，每每回乡，时不时碰上查处，他退休有几年了。到处跑，做公益。常在街头看云卷云舒，讲过往故事。

查处说，人在舞台上和舞台下看世界是不一样的，看人亦然。

机关里牛弄清主任退二线了。牛主

几天后，我的深夜食堂消失了。地面干干净净，与大片的柏油路连在一起，仿佛它根本没存在过。本习惯了它就在那里，等它走了，又觉无它也无所谓。想想偶尔自视颇高的我，在别人眼中岂不如是？

只是，连个告别都没有，稍显遗憾。

其三，深夜食堂前行五十米，又一铁皮屋，亦报刊亭，卖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和《意林》等，兼售小玩具小食品。天骄小学的孩子放学，都从店铺门口经过。他们买辣条吃，打开包装，味道刺鼻。该报刊亭直接长在人行道上，虽窄小，仍塞路。若几个孩子站在门口买东西，其他行人需侧身。不知当时哪个单位哪位人士批准的这个亭子。所知另有些建筑，早早在空地上。深圳发展晚，规划慢，明明先有前者，后来者器宇轩昂，体量大，更像主流，逐渐将先到者边缘化。再过去些时日，边缘变障碍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不知道此建筑是否这种情况，否则说不过去。报刊亭不声不响挺了好多年。

一日，《青年文摘》转我一篇文字，拟找一样刊先睹为快，想起报刊亭曾售此杂志，赶紧过去看，那里空空一个石头墩子。报刊亭早已不见。天天从那里走，竟没注意到它是何时消失的。再仔细回忆，周围几公里内，似已无铁皮屋。无论小吃、报刊、复印等业。街路都整洁清晰，杂音越来越少。

铁皮屋曾经的主人们过得还好吧？在我这里，天空照样蓝，云彩照样飘，榕树照样把果实扔到路边汽车上，鸟屎一样。

以后离开的事物会更多。它们的背影成阴影，淹没我。

联翩佳咏尽心声

——读李利忠《绝句新裁五百章》

马斗全

自1980年代后期传统诗词逐渐复兴以来，出版的诗词集很多，其中佳者也不少，绝句专集则不多。前见杭州老年诗人周正光先生《周正光七绝选》，甚令人喜。今又见杭州老年诗人李利忠先生《绝句新裁五百章》，亦甚喜。

通常多见的绝句，为七言绝句，一首不过28字。如果是五言绝句，就只有20个字了。初学诗的人，往往以绝句为易。

逐渐入门后，便会觉得绝句并不好作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易学而难工。所以自古有绝句难作之说。宋代严羽《沧浪诗话》允为名著，即云“绝难于律”。钱钟书先生也认为绝句难作，原因是“篇幅愈短，愈无回旋补救余地”。当代诗坛耆宿永正先生更云：“古诗可以学问阅历养之，律诗可以工力词采足之，而七绝则纯乎天籁，不容假借也。”又说：“时流每以七绝易作，操笔即成，浮词满纸，几忘却其为尽善尽美之体矣。”因为字数少，不惟须精炼，更须好的诗意与灵动之气，否则便不成诗。笔者于今人诗集，总是先翻看有无好的绝句。若无，便知作者尚欠才气和灵气。诗友魏新河先生云己亦然，并为举某人诗集为例。

而对于李利忠绝句五百首，刚一翻读，便觉颇有韵味，禁不住一口气读完。读后，又禁不住想说些什么。

李利忠绝句给人明显的感觉，主要有两点：一是其情真实而感人，二是语句自然而令人爱读。

诗乃情之物，是真情实感之产物，缘情而绮靡，因情而感人。绝句尤其如此。读李利忠绝句，分明可以感觉到，诗意和所抒发的感情，皆发自肺腑之真情。分明不是为作诗而作，而是情动于中，即抒之于诗，所以尽可视为记事诗。如游咸阳等地后，感而有作：“咸阳路通又南阳，更往湘西近夜郎。知否江山名胜地，从来半是杀人场。”虽是咏史，却是记其游览时所生之实感。又如因有人背《诗经》而驻足听之：“一笑人间鸡犬争，伊谁兴起背诗经。扶头酒好秋空净，小立葡萄架下听。”《春讯》：“涂鸭草草懒推敲，春在梅梢燕柳梢。青帝诗吟吟不及，频更微信表情包。”皆真实而感人。便是无事闲游之闲诗，也颇可读，如《游庆元山头村》：“林间隐约出层楼，落日芒花满目秋。笑我远来添逸趣，山头村口数山头。”读到其还乡之作“薰风炎炎入伏天，行冲赤日野芳鲜。荷香一路殷勤甚，知我家山尚有田”，不觉怦然心动，想到自己家山已无田，而不免怅然久之。

一个热爱生活、善于生活的诗人，生活中会随处有诗。并且这种因眼前景和心中感自然而成之诗，绝无强凑痕迹。如《运河散步口占》：“宿雨新晴天见怜，双飞鹭鸟影翩翩。行行一笑三千步，不在花前即柳前。”《茅埠夜游》：“向关心处一登攀，里六桥西夜未还。明月同怜风景好，十分圆与照湖山。”便是《舟行千岛湖山水云下百米为遂安县城》这样耐读的好诗，也仍然基于切实之感：“古城遥想意悠然，今已街衢鱼鳖眠。一笑当时头顶上，几人打菜白云天。”有的诗，只看题目，便足见诗人性情，如《寒夜返乡遥见大慈岩一灯如豆不觉于雪地仰视久之》《癸卯四月十五日中夜梦回窗外栀子花香袭人》《下榻酒店比邻铁路恩施站梦中火车鸣笛声声感而有作》等。可知李利忠是一位恪守古来作诗传统的真诗人。难怪他看到一处碑廊那些诗后而生感：“莫笑闲兼字里，几人佳句是心声。”

从以上所举一些颇可读的真情诗，分明已见李利忠绝句的语言风格。

我们读古诗长篇，自能感受到，诗以意为主，在意境而不在辞藻。绝句，尤其是七绝，尤应以平易为佳，用语流畅自然，好读易懂。此外，律诗多有用典者，绝句则少用典，若用也多是读者熟悉的常用之典。李利忠绝句即绝少用典，或与他同时又是一位自由新诗诗人有关，所以语言就更是接近新诗而顺畅明了。诸如“苍天待我何其厚，已往江南五十年”“山岚野树皆清丽，水好还真有点甜”“蝉声听罢浑无事，认认山蔬认认瓜”“归燕新荷全不管，门前先叫一声妈”之类。简直就是自由体新诗语言。时下流行新词语，如新诗乃至散文一样信手拈来。除上文所引“微信表情包”外，又如“最爱梅花彻骨清，春雷点赞一声声”“心头镇压千般事，粉饰还看朋友圈”之类。从不求惊人句，更不刻意雕琢，而清新自然。如此用语，弄不好会失之直白或油滑，而在李利忠笔下，却明快而意趣盎然，让人不能不佩服。

富才气之诗人，感情真而语句好，自能出好诗。每逢母亲节，各处总多思念和赞美母亲之作，却少有李利忠《感汤团》这样平实而却非常感人者：“灯下圆勾搓百九，行前藉以祝平安。刷屏尽是母亲节，又向冰箱仔细看。”不过实记其情，却最是耐读。更令人感动的是《岳父祭期宿松山村田间独步》：“梨花几树认凄凄，踏遍东风长短畦。记取塘乡芳草绿，雄鸡鸣与杜鹃啼。”看着岳父多年来走熟的路，要岳父亡灵也记着去女婿家的路。如此感情，自然而成之诗，谁读了能不被感染？诗人处江南，诗多及梅花，“新诗读与白梅听”“只有寒梅是故人”“看梅不及想梅多”等，皆为好句。而到百亩梅园时，赞颂梅花的“也能幽处也能群”，甚是出人意表，咏梅而更似咏人。凡此之类，皆陈永正先生所云“天籁”也。

所以，我读完李利忠《绝句新裁五百章》后，由衷批语曰：“诗能如此，乃为真诗人也！”而真切希望，当代诗坛能多有李利忠这样一些诗人。

